《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太古给我的观感更像是一方被忘却的试验田，因长期无人照料，杂草滋长。小说初期还能保持一股被忘却的恬淡气息，随着故事时间的推进也受战乱侵染，日渐颓圮，好像一枚破裂的雪景球。而借作者的笔触，我们方才得以窥见其中的一角。

而在这枚雪景球内，不论是现实还是幻觉，看上去似乎都那么的稀松平常，彼此缺乏疆界：

他后退了几步，接着便朝鲁塔说的边界的地方奔跑。后来他突然站住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站住。这里有点不对劲。他向前伸出了双手，所有的手指头都消失不见了。

与麦穗儿相关的时间大多以这类的幻觉为主，而其他镇民的时间却与正常村落的生活别无二致。故事中一位地主一生沉迷于一种形似双六的八重世界游戏，仿佛冥冥中有一种存在对他的前进做出指引。除此之外，作者不限于描绘人类的时间，也同样描绘了太古中的椴树、天使、溺死鬼、恶人等等多种多样的时间。似乎作者本就无意划出一条分割幻觉与现实的界限，读来也可以说是趣味盎然了。

至于太古本身，其地理环境是一套相当严密的象征系统，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的理解。常言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事情真的只是这么单纯吗？实际上，乡村之于自然就像是泥炭上长出的苔藓，却对本能地抗拒着大地而拥抱天空。人类靠自然的恩惠建立村落。白河婉转温柔，黑河狂放不羁，分别象征着自然的神秘与狂野的两面。而人类想要通过水车驯服河流，但河水依旧如期漫过神父的牧场，暗示文明性对自然的驯服总是不能如人所愿。于是青蛙在一片寂然的喧哗中抱对，一种来自自然本源的欲望却被人类文明所排斥。但人类的诞生也是其中一环，这一点也被纳入作者所构建的象征系统中。格诺韦法渴望与作为工人的埃利偷欢，却在最后收住手脚。麦穗儿作为人向自然叛逃的代表，被镇民所唾弃，在林中木屋前死产，与欧白芷化身的男子交欢，女儿却义无反顾地回归社会的怀抱，这命中注定般的分和不正是当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吗？除此之外还有生与死的界限，以及不可磨灭却又不可捉摸的情感，乃至理智至极的胡言乱语等等。所以说太古是雪景球，作者用象征的语言生动且详尽地描述了自己对自己所身处的世界的了解，读来总是回味无穷。

随着故事步入生命的暮年，我的理解能力已经不太能够解读出情节走向与角色命运的用意，可从质朴的文字本身所透露出的那股无可挽回的衰败感像雪一样覆在我的心头。作者的语言平实，甚至可以说不事雕琢，也不过分搬弄叙事技巧，情感克制却极富感染力：

他沿着官道向车站走去。走到躺着那块大石头的地方，他停住了脚步。犹豫了片刻之后，他做了年年都要做的那件事。这一次，他把手掌深深压进冰凉的、冻得半硬的土地里，在那儿停留了许久许久，直到他的手指冻得发僵。

这就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整体阅读难度不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适合反复阅读。